

中国古代文学中塞北草原书写作品概览

史风云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艺术设计系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对塞北草原进行书写的诗词作品，草原景观、民俗风情、文人们的个体心态、生命体验，以及渗透其中的多元一体文化生态，共同构成了此类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和鲜明特色。本文从文学作品本位出发，梳理古代文学史上对塞北草原进行文学书写的经典诗词作品。

关键词：古代文学；塞北草原；草原文学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8.049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塞北草原不仅是北方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对塞北草原进行书写的诗词作品，塞北草原书写作品中有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融合的元素，也有民族文化融合的进步因素。草原景观、民俗风情、文人们的个体心态、生命体验，以及渗透其中的多元一体文化生态，共同构成了此类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和鲜明特色，也成为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围绕塞北草原文学开展的研究中，大多致力于中国古代草原文学的界定，及其发展脉络、作品的梳理，凡涉及草原题材的作品包括诗词、小说、戏曲、英雄史诗、民歌、祝词、赞词、民间传说故事等全部囊括其中，有的甚至将现代草原歌曲、草原影视文学也纳入其中。创作者则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各族文人，甚至牧民、僧人等。内容虽全面，但也存在作品驳杂、分类不清、解析不精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民族观的主线，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从文学作品本位出发，重点关注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家们对塞北草原进行的文学书写，清晰、严谨地梳理流传至今的经典诗词作品。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西汉初年的《匈奴歌》被公认是最早书写草原的文学作品，此后有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木兰诗》《从军行》（北周宇文泰之七子宇文昭所作）《饮马长城窟行》（陆机），唐代卢照邻、沈佺期、陈子昂、岑参、高适、王维、李白、王昌龄、韦庄、刘长卿、李益等人创作数量众多的边塞诗，宋（欧阳修、苏辙、严羽、姜夔等）、辽、金（元好问、张养浩等）时期的文人诗，元代统一政权下喷薄而出的各族文人诗，直到明清时期（李梦阳、李攀龙、徐谓、尤侗、纳兰性德等）的草原书写作品，塞北草原一直是中原文人北上、或是各民族文学家汇聚游历并倾情

描摹的主要区域。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塞北草原书写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被公认为最早的书写草原的文学作品，是西汉初年的《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据班固《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霍去病曾两次征讨匈奴，第一次过焉支山一千多里，第二次攻入祁连山。这首匈奴族歌谣的创作当在这两次征战后不久，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匈奴人悲伤作此歌，全诗仅四句二十四个字，却以哀婉、决然的语调和态度，表达了匈奴族人民对故土、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大约与这首《匈奴歌》同一时期，下嫁乌孙国王的汉室公主刘细君所作《悲愁歌》，则描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境界。“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为结好乌孙，封侄孙女刘细君为江都公主，下嫁乌孙国王猎骄靡，刘细君成为早于昭君出塞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当时的乌孙国王猎骄靡已经年老体弱，而刘细君正值豆蔻年华，加之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风俗相异，刘细君分外思亲，内心充满了对故土以及家中亲人的无尽思念，心中时刻笼罩着强烈的孤独和忧伤，《悲愁歌》一诗正是这种情感和心境的自然流露。诗句中“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直接描述了中原与塞外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将心中思乡念亲、急切盼归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末句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现实矛盾的强烈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抒情主人公内心的无奈之情愈加扣人心弦，引人落泪共鸣。

到了魏晋之际，北方汉族文人创作了许多描绘塞外草原的乐府诗，如陆机的《饮马长城窟行》：“驱马陟

阴山，山高马不前。往问阴山候，劲虏在燕然。戎车无停轨，旌旆屡徂迁。仰凭积雪岩，俯涉坚冰川。来秋未反，去家邈以绵。狻猊亮未夷，征人岂徒旋。末德争先鸣，凶器无两全。师克薄赏行，军没微躯捐。将遵甘陈迹，收功单于旃。振旅劳归士，受爵藁街传。”

这首乐府诗以细致、真实的笔墨主要反映了汉军在阴山追击匈奴时的战争实况和军旅生活，诗中也有对塞外自然景观的直白描写，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当时塞北草原风貌、战争实况的真实记录，兼据史料与文学的参考和审美价值。

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交流和融合的不断深入，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着力书写塞北草原景色、游牧民族生活、塞外风俗人情等艺术成就颇高的文学作品，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它是产生于北魏至北齐之间的敕勒族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全诗歌咏了塞北草原辽阔壮美的风光，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抒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

《敕勒歌》除了文学方面的审美价值，它也是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响、南北诗风互相融合的真实写照，是我国一元主体、多元格局中华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见证。

这一时期反映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学作品还有家喻户晓的《木兰诗》。《木兰诗》是草原文学中的第一首民间叙事诗，诗中破天荒地塑造了一位豪爽英勇的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形象，也开创了后世草原文学中英雄主义、尚武精神的先河。诗歌中描写的居室环境、服饰装束以及生活场景等，则明显反映出了当时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融合的成果。

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鲍照，在其作品中详细记录自己人生履迹、个人功名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当时草原景观与文化的真实写照，成功开启了后世唐诗中对塞北草原的文学书写和热切歌咏的序幕。

二、唐诗中的塞北草原书写

隋唐时期，诗歌这种文学体裁达到其艺术创作的巅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当时生活在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与汉族进行了更为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诸多心怀壮志、渴望建功立业的文人、将士远走塞外，有着真实而独特的塞外行迹，描写和反映塞北草原景观、军旅生涯、日常生活的诗歌尤其是唐代的边塞诗，成为唐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也成为唐诗

中思想最深刻、想象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类文学作品。一些随军出征、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诗人，通过边塞诗描述自己的亲历见闻，另有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进行翻新创作。《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多达两千余首，可见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有。边塞诗的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阶段，其中初唐和盛唐的边塞诗为昂扬奋发的气质格调，艺术性最强。

唐代的卢照邻、沈佺期、陈子昂、岑参、高适、王维、李白、王昌龄、韦庄、刘长卿、李益等人都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边塞诗。如卢照邻的《雨雪曲》《紫骝马》，沈佺期的《独不见》《关山月》，陈子昂的《感遇》诗，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高适的《燕歌行》《塞下曲》，王维的《使至塞上》《燕支行》，李白的《塞下曲》《子夜秋歌》，王昌龄的《出塞》《变行路难》，卢纶的《塞下曲》，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刘长卿的《代边将有怀》，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李益的《听晓角》等。

对塞北草原进行书写的边塞诗，以盛唐文人的壮志雄心、磅礴气度融合了塞北草原的豪迈旷达情怀，丰富了唐诗的艺术特质和精神气质，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鲜题材和异域文化风格，同时也为塞北草原带去了成熟高超的诗歌抒情表达和艺术表现形式。

三、宋、辽、金时期的塞北草原书写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苏辙等人皆有出使契丹的人生经历，都曾作诗对契丹风俗和塞北景物进行过描写。如欧阳修的《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月。笑语同来向公子，马头今日向南行。”苏辙的《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虏帐》：“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春梁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缿絮消顽凶。……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南宋诗人姜夔曾作过一首《风土歌》：“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宕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解凌空飞。海东健鹞健如许，鞞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

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这些诗中真实记述了契丹族的民俗、游牧生活场景、草原自然风光，以及当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严羽也曾作《塞下曲》描绘了当时的塞北风光：“渺渺云沙散骆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辽代杰出女诗人萧观音创作的《伏虎林应制》为当时草原文学作品的压卷之作。金代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很深，草原文学的创作者多为汉人仕金者所作，如金代爱国诗人元好问就曾作过多首诗歌描写了当时的塞北草原景象。如《塞上曲》：“平沙细草散羊牛，几簇征人在戍楼。忽见陇头新雁过，一时回首望南州。”

四、元、明、清时期的塞北草原书写

元代统一政权下各族文人诗喷薄而出，这一时期也成了中国古代草原文学的巅峰阶段，诞生了诸多蒙古民族集大成式的文学巨著，如历史传记文学《蒙古秘史》，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等。

《蒙古秘史》是成书于1240年的一部历史著作，也是全面反映当时游牧民族生活、风俗习惯等的一部草原文学巨著。它既是记载成吉思汗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同时也是研究当时蒙古历史的珍贵文献典籍，在中国古代草原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同样作为草原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们以宏大的结构和精美的叙事模式，通过塑造草原上的英雄人物，歌颂了草原上世代流传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并为后世描绘出了草原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真实场景，成了中国古代塞北草原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瑰宝。

此外，随着元代游牧民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草原文化与中原文明高度融合，各类草原题材的边塞诗、题画诗层出不穷，甚至在当时极为繁荣的戏曲创作中也不乏鲜明的草原元素，这在赵孟頫、张养浩、张可久、杨维桢、李直夫、石君宝、杨景贤等人的作品中均有体现。

明清时期，塞北草原一直是中原文人北上、或是各民族文学家汇聚游历并倾情描摹的主要区域，这一时期的李梦阳、李攀龙、徐渭、尤侗、纳兰性德、卢崧等人都有草原文学作品流传后世。

如李梦阳的《云中曲》：“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胡紫塞头。相逢不肯通名姓，但称家住古云州。”李

攀龙的《观猎》：“胡鹰掣旋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臂上角弓如却月，当场意气射生来。”

此外，徐渭的《边词》、尤侗的《三娘子》：“乱点驼酥舞白题，更索珠钿缀簪珥。至今图画写昭君，六宫粉黛谁能似？”都是歌咏蒙古族女中豪杰三娘子的诗篇。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多次随驾出巡，得天独厚的奉使出行塞外的经历和行迹，以及生来重情多才的性情和艺术造诣，使他成为这一时期边塞词的杰出代表，如他创作的《出塞》：“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于中好》：“谁道阴山行路难，风毛雨血万人欢。松梢露点沾鹰绁，芦叶溪深没马鞍。依树歇，映林看，黄羊高宴簇金盘。萧萧一夕霜风紧，却拥貂裘怨早寒。”词中既为世人描绘了新奇的塞北自然风光，描写了行役途中的各种景物，又详细记录了词人行旅中的生活情景，将词人心中对羁旅生涯的厌倦、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以及壮志难愁的幽怨和苦闷等复杂情感映射在苍凉萧瑟的塞外景观，为世人展示了独特的抒情主题与审美意境。

在辽阔壮美的塞北草原上，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交流融合，塞北草原书写作品中充满了文化融合的元素，并以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丰富着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题材，展现出多元化的美学特征和精神气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领域中多元一体的文学和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 [1] 温斌.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美学价值探究[J]. 职大学报, 2019年第3期.
- [2] 刘成. “草原文学”界定及其他[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 [3] 奎曾. 中国古代草原文学概述[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4期.
- [4] 奎曾. 我国古代草原文学概述(续前)[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1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古代文人塞北草原书写的多元一体文化生态研究”（编号：NJSY221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风云（1981-），女，山西五台人，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